

歷史空間

躍上葱龍四百旋

韋剛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在陸上，乘坐飛機是稀有的。我首次坐的航班是從武漢飛廣州，那是1963年，螺旋槳的蘇製伊爾。可是坐火車的歷史和經驗就更早更長了，小學時由老師帶著坐火車去沙田、大埔，中學時去廣州，大學時去武漢、北京。最難忘的是「大串聯」時直挺挺地站48小時，不怕犧牲地站在車卡內去天安門朝聖。那綠皮火車帶來的是血汗狂熱高昂的噩夢，而近年，在那透明車頂舒暢開揚的瑞士遊覽火車中，我才可以一嘗那湖光山色的溫馨體貼。在瑞士和法國邊境，群山縈迴盤旋過之後，那歐陸山脈喚起了聯想：北美大陸西面著名的洛磯山，它巍峨的高度和濃密的森林也名冠全球，而且，穿梭在群山的懷抱中，也有著享譽百年的鐵路，更況且，部分開山劈石的艱難建造，是由我們刻苦耐勞的華工以血汗構成。如果有機會去體驗一下那穿山越嶺的火車之旅，當會是另一番感受。



鐵路在洛磯山脈中穿越森林，依著河岸建造。 作者提供

懷著這期盼，我收集了些有關洛磯山火車旅行的資料。加拿大鐵路建設早在1881年開始，由東向西，數年後經不少波折而至洛磯山一帶。這裡山勢險要，河流湍急，有些地方就叫「鬼門關」(Hell's Gate)。由於人手不足，而且工作艱苦，工程招聘了從美國加州舊金山來的中國工人。開山鑿石築橋修路，時有意外甚至傷亡。每日工資0.75至1.25加幣，並無任何保障，甚至傷亡亦無賠償。以至2006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對中國工人在這時期的工作和待遇致謝及道歉。

今年7月重訪北美，天朗氣清，從多倫多飛抵西北城市卡加利(Calgary)。這裡以乾爽著名，年中少見雨水，平均海拔1,000公尺，是歷史上的「牛仔城」，因產石油而致富，華人亦漸多。卡城位於洛磯山東面，是亞伯達省(Alberta)的首府重鎮，與加拿大西岸華人熟悉的溫哥華相距不遠，但被橫貫南北的洛磯山脈隔斷，為了打通天塹，加拿大以人力拓鐵路及公路，讓糧食、煤油、礦產可以運至西岸及出口。由於科技的發展和社會交通運輸的進步，加拿大本來相當完備的鐵路網已經很少用作客運，主要是貨運。由卡城及附近的班夫(Banff)作起點的洛磯山區域鐵路客運幾條線，可以西南往溫哥華或北上賈斯珀(Jasper)、威士拿(Whistler)等滑雪勝地。這些週遊洛磯的鐵路線，統由一間叫「洛磯山人」(Rocky Mountainer)的鐵路公司經營，公司成立了25年，已獲得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當然，這項觀光旅遊事業也存在不少困難，因為如果是為了旅行，由卡城到溫哥華的機票約4、500加幣，而且加拿大公路發達，不怕疲勞自行駕車觀光旅行也很方便愜意。而一程由班夫往溫哥華兩日一夜的觀光列車，票價達2,000多加幣，是機票的5倍，如非為了山景觀光，少人光顧。

為了一償夙願，我動員了親友和我一起乘列車往溫哥華，我以瑞士列車遊的經驗作借鑒，對洛磯遊充滿了信心和憧憬。由於列車起點在班夫，而且晨早8時啟程，所以我們要早一晚進駐該地酒店。班夫城市規模不大，我們傍晚抵達，街上甚少遊人。一宿無

話，次晨預約的計程車便送我們往不遠的車站。乘客似乎並不擁擠，但我們的一卡都滿員。列車分兩層，上層是客座，透明車頂，舒適寬敞，有兩位服務員；下層是餐車和衛生間，乘客分兩批進餐。

班夫已經進入山脈地區，地勢接近海拔4,000公尺。車行不久便到路易斯湖(Lake Louise)，這雪山群中的一面翡翠明鏡，是著名的旅遊勝地。列車在山谷中蜿蜒爬升，窗外是挺拔的常綠森林，或是急流湍水，河水有時澄碧，有時卻帶有泥沙，在樹梢頂端可見碧藍天空，一望無際。傍晚時分在右手邊出現一片大湖，水闊天空，以為已經到了太平洋海岸。原來我們已經下降到100多公尺的地方，快要抵達該晚要投宿的甘露市(Kamloops)。列車盤旋而下，由幾千尺高山下降至水平面，心臟並未太察覺此變化，但四顧生態植物，則有較明顯變化：車出行時穿越濃密針葉常綠喬木林，苔蘚鋪地；車行漸下，植被轉為混合林；近甘露市時，植被已被闊葉林佔領，而且繁花繽紛，悅目怡人。路旁的湍溪也變成舒緩緩流，不時有巨型木排流於其上，排上的人還與我們揮手致意。平地上有城鎮，屋舍儼然，河邊有間木廠，裁好的木板排列有序，木屑堆積成山，相信亦會加工成材。

在甘露市車站有巴士送遊客往酒店，晚餐自費，翌晨復接送我們上車，繼續旅程。途經的城鎮漸密，風景也漸趨平淡，其時乘務員搞了新意思，請遊客們發表觀感，其中有人朗誦途中創作的英文詩，乘務員亦分別致辭，倍添親切的離情別意。

洛磯山崇山峻嶺較諸歐洲瑞士一帶的阿爾卑斯山脈(平均海拔1,700公尺)更顯高峻，而且我們途經的山峰較挺拔密集，在高山區盤旋迴轉時，會感到峰巒迎面而來的壓抑感。洛磯山由於人煙較稀，城鎮隔涉，不及歐洲發達，所以更為靜謐以至冷僻。幾十年來，我也曾到過我國北方的天山、中原的黃山、泰山、華山，以至西南的武夷山和台灣阿里山。因為地域原因，除天山景色有些似洛磯山，其他的都不像洛磯山那麼巍峨，森林蔥鬱。我國的名山一般都在海拔2,000公尺以下，並非以高度，而是以形態取勝，其千奇百怪的山峰、多姿多彩的岩石和植物，創造了無數優良景點、旅遊勝地。離廣東不遠的武夷山，著名的天遊峰只高408公尺，但它的丹霞地貌和奇崛造型使無數畫家墨客、中外遊客歎為觀止。

乘「洛磯山人」觀光列車，走馬觀花般在群峰中迴旋一隅，誠嘗了北美西岸最宏偉的山脈的一絲風貌，體驗了一點自然偉大景觀，同時也回顧了勤勞的中華勞動人民百多年前克服自然困難的血汗功績，這是旅途中的一項有益收穫，值得援筆以記。

字裡行間

黃仲鳴

牛肉麵和番薯粥

去台灣，無論去哪一個城鎮，例必尋找夜市，大快朵頤一番。猶憶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台北，常光顧的是西門町，吃那街頭小攤檔；曾吃過烤小鳥，味道不錯，但總覺殘忍，吃兩三次便罷吃了。

以前，夜市還沒那麼聞名，最令我垂涎三尺的是台灣牛肉麵。記得在街邊小檔初吃台灣牛肉麵時的情景，簡直是美味不堪，驚嘆是天上佳餚。現時赴台，卻要尋「牛」，因已無往昔那麼成行成市了。去歲在台北車站地下商場，見有牛肉麵的店子，毫不猶豫走了進去，只嘆味道平常，價錢又貴，不及當年街頭小檔令人銷魂。

近閱焦桐《味道福爾摩莎》，內中有記牛肉麵的，頗有趣。他說李歐梵等朋友到台北，「總算先吃一碗牛肉麵才痛快」，這是一種情愫結，一種不能忘懷的「特色麵」。我何嘗不是！

台灣牛肉麵有何特色？為何令人那麼牽腸掛肚？焦桐說，現時在內地和海外常見的台灣牛肉麵，實是紅燒牛肉麵，但在炮製上各店不同，別出機杼。例如逢耀東川味紅燒牛肉麵源於岡山的空軍眷村，但焦桐認為可能出自軍營伙房。此「麵」之來，或因岡山的辣豆瓣，模仿了四川郫縣的豆瓣醬，伙房將之加進牛肉麵內，成了主要調料，便成了川味紅燒牛肉麵了。

焦桐吃盡台灣各地牛肉麵，且看：「牛肉麵裡的牛肉塊大抵以牛腩、牛腩為主，如台北『鼎泰豐』、『林東芳』和台中的『若柳一筋』，豐原『滿庭芳』、花蓮『邵家』用牛腱；『牛爸爸』、『老董』和金門『老爹』用牛腩；較特別的是『大師兄原汁牛肉麵』用牛排，『牛董』用丁骨牛小排，『洪師父麵食棧』用兩種不同的牛肉。」

但吃來吃去，我總對當年的街邊檔忘不了情。焦桐指責牛肉麵是軍人「退伍後相對簡易的謀生」，台北便有一條不逾百米的桃源街，有個時期竟出現一二十家川味牛肉麵大王，「形成了飲食

的歷史風景」；這種風景，已是一去不復返了。

有年在一小吃店吃牛肉麵，老闆娘大力推介一味「牛鞭湯」；經不起吹噓，遂要了一碗，一匙湯入口，登覺腥得作嘔。這種「牛鞭湯」，其後遊台已不復見了。

除了牛肉麵外，台灣的番薯粥，亦為我所愛。記得那年那月那夜，大魚大肉大飲之後，友人扶著半醉的我登上一高樓夜店，在窗邊的卡座上，看著燈光暗淡的淡水河，淺嚼番薯粥和幾碟小食，可口到極，寫意到極，抒情到極，醉也走了。焦桐說：「番薯粥是粥中之質樸者，一介布衣的樣子。它很隨和，很坦白，很善良，可以簡單搭配豆腐、蛋、醬菜，也可以豪華到有魚有肉有鮮蔬。貧困的年代喝粥，令粥顯得寒酸；小康時吃粥，總是帶著閒適感，是謙虛而健康的暗示。」

富貴時吃粥怎樣？焦桐沒有說。但一碗番薯粥，相信無論我身家多少，都有知足常樂之感。

《味道福爾摩莎》厚達七百餘頁，正如腰封所云，是「台灣小吃聖經」。閒時讀一兩篇，如吃了一碗牛肉麵，或番薯粥。



這是台灣小吃大全，讀之甚爽。 作者提供

豆棚閒話

傅勤芬

炒股還是炒樓

我並不炒股，在這一輪的牛市中，我沒有踩準節奏，等幡然醒悟，身邊滿是賺得牛氣十足的人時，點數已達四五千，實在不敢貿然行動。緊接着，就聽到了「滑鐵盧」的消息，像多米諾牌，紛紛倒塌，那些沒來得及逃跑的，都「蹈跡身亡」。

人們為什麼炒股？它並不像農民種田、工人做工，它什麼也不能給予，眼睛看不到它產生的任何效益，而大家心甘情愿掏出積蓄來賭。輸掉的錢竟流到誰的口袋裡？如果是搓麻將，贏的人是包圍在眾目睽睽之中的。國家一直禁止賭博，一旦舉報查實是要拘留審查的。實在搞不懂，炒股算不算全民賭博？若算，為什麼不禁；若不算，為什麼輸贏如此巨大，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一夜致貧。目前A股的股民多如螞蟻，大街上隨便拉一個問問，都是炒股一族。

早有人斷言，凡是和全民聯繫起來的事物，其前景好像都不妙，如「全民學毛選」、「全民煉鋼鐵」、「全民寫詩」、「全民下海經商」……這一輪該是「全民炒股」。

電視、網絡竟然時常在討論該炒股還是炒房，哪個投資更有價值？理想的人生似乎就是輕輕鬆鬆在股市裡賺錢，然後投資在房地產，坐等收益。那些金融大鱷、地產大鱷一直爭論不休，彷彿是哈姆雷特的名言「是生存還是死亡」。熱血衝動的青年人，以為這就是將來運籌帷幄的人生。

在街角碰到好友娟娟，一個在此番澎湃浪潮中賣掉了一套房子，加入炒股大軍的姑娘。為了避免和夫君因內訌而引發干戈，乾脆把房款一分為二，各自為政。前一段時間股票飛漲時，她春風滿面，花枝招展，遇到熟人就侃侃而談，彷彿是凱旋而歸的將軍。最近整個人都焉了，萎靡不振，生怕成為別人的笑料，見着我趕緊開溜了。房子沒了，股票又跌進肉裡，這樣的股民還有很多。

我遠在西安的歐陽哥，自從踏入股市，他微信朋友圈裡發的全是關聯的文章，一會兒是指點迷津的「股市高手與普通投資者的本質差別」，一會兒是悲悲切切的金融暗戰内幕，一會兒是鬥志昂揚的「勿在恐慌中亂了方寸」，有天竟然發了個破產者在收盤前十分鐘跳樓的視頻，看得人腿發軟心怦怦跳。也正是他的微信，我接觸了許多的股市術語暗語，什麼V行反轉，

做空、救市、抄底、多頭、空頭、融資槓桿……最心驚肉跳的是強制平倉，也就是說一眨眼，你資金賬戶裡的錢不翼而飛，甚至歸零。我也真真切切能感受到歐陽哥那顆動盪不安又興奮不已的心，他自己都找不到方向了。

被股市「過山車」震怕的人，又關注起樓市。信箱裡塞得滿滿的都是地產廣告，一線城市的房價已是天價，於是周邊二三線城市的地產紛紛開發，甚至鼓勵異地購房。我看到一張山東龍口的地產廣告，文字無比誘惑：「推窗看海」，「首付兩萬，分期付款零利率」，「真正實現老有所樂的中國式休閑養老天堂」。龍口離我的居住地十萬八千里，若我是孫悟空就好了，一個筋斗雲立馬就到。還有一個號稱世界長壽之島的廣告，明明白白寫着「買房送地，不限購，可貸款，可落戶」。

架不住老友英子的軟磨硬泡，陪着她去看樓，一個號稱坐落在風景秀麗的長江之濱小鎮上，價格又超實惠的商住兩用樓。房產商有免費班車接送，我們一行六人在坑坑窪窪，曲曲折折中前行，說一個多小時的路程，起碼用了兩小時以上。現場遠沒有廣告精美，周邊是嘈雜的工地，大有繼續開發之意。售樓小姐高傲地宣稱，這個錦苑的別墅已經全部售罄。英子想看的小戶型也只有五樓了，打開房門，六十平米的面積橫看豎看都不滿意，搞不懂現代房產商的計算方式。正糾結着，對面工廠飄過來的刺鼻怪味，嚇退了我們。

我自認蠅頭，智商情商都不夠高，看不懂市道。也許經濟走勢存在不確定性，大家在投資選擇上都謹謹慎慎。有一點我是看得懂的，身邊普通人的投資選擇，無非是樓市抑或股市，人人高枕發財夢。

說到本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讓人備感淒涼，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則高尚得讓人喘不過氣來。隱隱地杞人憂天，如果一個民族的大多數人是熱衷於炒地產、炒股，小眼睛就盯着自己的腰包，淪為商販，企盼低收高開。而一群掌握高端知識的社會精英，則鼓吹各種理論與技巧，並制定遊戲規則。於是大家一窩蜂炒來炒去，販來販去，究竟有何意義？

突然想起歐陽哥曾在微信上的一句話，「管他呢，管好自己的錢包」。可是，能管好嗎？

詩詞偶拾 悟空

討論愛情

翁秀美

我們認真地討論愛情
雖然每一個最細微的感受
早就被寫成各種各樣的書
汗牛充棟

愛情如果有用
我們不至於還停留在人類的史前史
依然仇恨壓迫暴力屠殺戰爭
依然張牙舞爪

可我們依然需要討論
認真地討論
即使討論無法讓愛情結果
一樣要繼續討論
仔細地

愛情從來沒有安撫過人類
我一樣擔心我老了
目光渾濁了
牙齒脫落了
癢的嘴費力地擠出幾句黃腔黃調
以證明自己依然活躍的動物性
或愛情
或正經

來鴻

美哉，紅色

經過一開手工坊，孩子們在學習手工，有捏泥人的，有做陶罐的。一個小姑娘正凝神剪一朵漂亮的窗花，辮子垂下來，辮梢用寬邊的大紅綢緞繫了個蝴蝶結，鮮艷，靈動，與女孩手中的紅色花兒相映成趣，是那麽和諧寧靜。

哦，這純淨的、優美的紅色！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引用歌德《色彩論》中的話：「如果一個孩子對某一種色彩表示特別的愛好時，那一定是燦爛的紅色。就成人而論，雖然現代人色彩感非常衰弱荒謬，卻仍然能夠感到紅色的吸引人。」

鮮豔奪目的紅，所表達的情感豐富而熾熱，濃烈持久，個性鮮明。五星紅旗的象徵與指引，引無數人為之拚搏奮進；法國畫家馬蒂斯常在畫面上使用大面積強烈而單純的顏色，如《舞蹈》中手拉手圍成一圈的跳舞人體，呈純紅色，奔放跳盪，給人以強烈的視覺震顫。

大自然中的紅色，卻是自然而隨性的生命流露。當太陽升起，大地一片光明，這似近實遠的一團紅色，催生萬物，催人奮發，給人間帶來生機與希望；西下的夕陽，紅得溫暖，暖得安詳，又令人留戀、珍惜。再看春花嬌艷，秋葉靜美，皆是動人之色。冬日白雪皚皚，這琉璃世界，怎少得了那樹樹紅梅雪裡開？無雪的南方，亦有朵朵木棉，端莊大氣，紅透了半邊天。

紅色象徵吉祥和喜慶，興旺和蓬勃。記得幼時，做新衣服大多以深深淺淺的紅色為主。過年了，再簡陋的房子，門上一幅

紅春聯，門楣一排紅天星，再貼上紅色的窗花，馬上煥然一新。青磚小院，掛上兩隻紅燈籠，便流淌着一股喜氣與幸福。質樸的鄉村女子，鬢邊戴朵紅花，或脖子上繫一條紅紗巾，簡單的裝飾，也能襯得她面若桃花，嬌美無匹。

紅色，是尊貴的顏色。紫禁城的宮牆、柱子與門窗皆為大紅，盡顯皇家威嚴與氣勢。紅，又是傳統的顏色，早在石器時代，古人就已經懂得用赤鐵礦粉之類的東西來塗抹面部，化妝施紅，後有硃砂，至唐時已用胭脂，還有不少特別的妝式，如：檀暈妝、桃花妝、酒暈妝，酒暈妝是先在臉上敷上白粉，再用胭脂稍塗紅，滿臉泛著紅暈，如同微醉一般。朱唇一點，嬌小濃艷，如一粒櫻桃。這種酒暈妝，櫻桃口，一直沿襲到清代的宮廷秀女的裝飾。婦女喜愛紅妝，文人們也喜誦紅妝，如：「美人紅妝色新鮮」、「故燒高燭照紅妝」，李白的「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張祜的「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等，那一種楚楚動人的風情，至今都在文字裡令人神往。

舊時江南一帶，女子閨房所用器物，大多為紅。雕工精美、光可鑒人的梳妝鏡箱、大紅衣櫃、衣架、小姐床、小姐椅，以及繡花桌、繡架、麻線架、織帶器，無不以紅為主色，就連金蓮鞋也是紅色，未出嫁女子可穿紅緞底料的三寸小鞋，出嫁後便只能穿青布底色繡花的鞋了。嫁女時，更是十里紅妝，衣食住行，樣樣齊全，這紅妝器具，用「三兩黃金一兩朱」的硃砂做色，以黃金點染，朱金相間，絢

麗華美。一頂花轎，鞭炮齊鳴，一路的紅色，一路的喜慶，還有沉沉的酒罈，自女孩兒出生之日，酒罈也盛了美酒埋於地下，女孩十八年的成長，女兒紅，十八年的等待，只為這一刻的榮耀與光彩。

婚禮上的紅紗燈，紅蠟燭，大紅喜字，大紅蓋頭，新人的吉服，這古老而嶄新的顏色，蘊含了人們對未來的期盼和美好的嚮往。期待以後日子中的每一天，都像這一天一樣紅紅火火，如意吉祥。

紅色，鮮亮如新，永不褪色。因喜這一片紅，家中的門、櫃及一面牆壁皆裝飾為大紅色。又門對東南，當早秋清晨的陽光穿過陽台，透過魚缸，照到紅色的牆上，紅與紅一瞬間的碰撞交織，牆壁上便有了一幅絕美的動態剪影：水聲中，穿梭於水草間的魚兒們，彷彿在一塊紅色幕布上翩然來去，較之水中，姿態更為輕盈飄逸。

美哉，這一片紅色！



紅色象徵吉祥和喜慶，興旺和蓬勃。 網絡圖片